

副词“还”的语义—语用接口研究*

邓川林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提要 副词“还”将焦点项置于语用量级的较低点,表示不太可能成立的命题仍然成立。“还”的所谓“减量”和“增量”用法实际上对应其量级含义的不同层次。在实际使用中,“还”所蕴含的量级关系与其主观性和反预期的用法紧密相关。量级含义理论对于这类副词的语义—语用接口现象具有很好的解释力。

关键词 量级含义 副词“还” 语义—语用接口

一 引言

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副词“还”的意义和用法一直颇受关注,其核心问题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还”的基本语义。刘月华等(2001:232)认为“还”属于表示重复的副词,而更多研究者认为“还”表示行为或动作的持续或延续(高增霞,2002;张宝胜,2003;武果,2009等)。目前学界尚未对此达成共识。第二是“还”表示的量级关系。已有研究发现,“还”能够表达相反的数量或程度意义。吕叔湘主编(1980:252)认为“还”可以表示“扬”的语气,也可以表示“抑”的语气。马真(1980)和刘月华等(2001:233)都提到“还”可以表示程度深,也可以表示程度浅。这种“增量—减量”的反义共存现象尚未得到合理解释。第三是“还”的语气用法。张宝胜(2003)根据沈家煊(2001)的分析,用“元语增量”来分析“还”的主观性用法。武果(2009)认为这是从客观持续义发展而来的主观反预期意义。这类用法的产生机制和理据还有待深入分析。

本文将基于量级含义(scalar implicature)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还”的语义—语用接口现象,回答上述问题。量级含义是基于语用量级(pragmatic scale)推理得出的特定会话含义,是新格莱斯语用学代表性的成果(见 Horn,1984;Hirschberg,1985)。语用量级在狭义上由数量、程度、频率等典型的等级词项构成,在广义上由焦点标记和量级副词等语法手段实现,由交际双方的百科知识和语境信息构成。这为研究副词“还”词汇与句法界面的互动关系提供了适当的理论视角。此外,当某个命题成立时,可以基于量级关系推出特定的言外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现代汉语量级含义的形式与功能互动研究”(17CYY035)的阶段性成果。《世界汉语教学》匿名评审专家及编辑部老师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谨此一并致谢。文责自负。

之意。这在“还”所表示的命题意义和会话含义之间建立了联系,同时可以有效地区分语义内容和语用信息。最后,极性词项和否定成分经常用于表示极端量级含义,这些成分同“还”的搭配关系可能是其强调、对比以及反预期等话语功能的主要来源。由此可见,量级含义通过简明的规则和严谨的方法,可以合理地分析并解释副词“还”丰富而多样的语法现象。

下面将从量级含义的角度,探讨“还”的基本语义和量级关系,系统分析其语义内容和语用功能,进而对其实际使用中多样化的用法做出合理的解释。

二 语用量级与“还”的意义

2.1 基本语义:重复还是持续

从语义内容上看,副词“还”表示“不太可能成立的命题仍然成立”。吕叔湘主编(1980:252)、《现代汉语虚词例释》(1982:225)都指出,“还”表示状态或行为保持不变,接近于“仍然”“仍旧”。Yeh(1998)和武果(2009)也提到了“还”类似于英文的 still。实际上,以往所谓“重复”“持续/延续”等说法都不准确,因为“还”句中经常有“今天”“现在”等成分(见例1),表示命题在特定时点仍然成立,而非某个时段内的持续状态。^①如果说重复义是“回到原来状态”,所谓的持续义就是“保持原来状态”。二者的共性远大于差异,即“在不同情况下保持相同状态”^②,也就是申明该命题在当前情况下仍然成立。

(1)a. 我们关系一向很好,直到今天还保持着友谊。(王朔《我是狼》)

b. “……你不会是从一开始就不爱我吧?”“当然不是,我现在还爱你。”(王朔《过把瘾就死》)

从语用蕴含上看,“还”表达一种基于语用量级的特定语义关系。在前人的研究中,Yeh(1998)指出表时间持续的“还”可分析为量级算子(scalar operator)。沈家煊(2001)认为“还”是表示增量的副词,并运用二维量级模型分析了其所在句式。高增霞(2002)认为“还”的功能是在句中激活一个时间、等级或预期的序列。这些都从不同方面指出了相同的事实,即“还”蕴含特定的量级意义。

“还”的量级含义可以通过句法上的同现关系得到证实。一方面,副词“还”对焦点成分敏感。焦点是在语义上凸显的成分,作为变量同上下文和语境中的其他可替换成员形成对比,构成语用量级的有序集合。该集合根据命题的信息量和语力强度排列,体现出命题成立可能性的大小。如例(2a)中“还”同“将来”相关联,并与“过去”“现在”形成对比。另一方面,“还”将该命题置于语用量级的较低点。如“还”经常用于连续小句的后一分句,起到追加和补充说明的作用;“还是”用于选择问句时,仍关联后一选项(见例2b)。不仅如此,“还”可以带上“就算”等连词表示极小值,如例(3)中“一夜夫妻”“瘦死的骆驼”分别处在各自量级的较低点。“还”甚至能用于最典型的量级构式“连”字句(见例4)。焦点项在集合中的位置决定

①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们似乎在概念上刻意区分了“持续”和“延续”,但并没有相应判断标准的支持。高增霞(2002)称“延续”,武果(2009)称“持续”,张宝胜(2003)统称为“继续”“持续”义。这从侧面说明单独为副词贴上某种语义标签并不是最佳的解决方案。

② 匿名评审专家对此提供了更为精妙的解释:如果把事件在时间顺序上分为三个阶段“起始阶段A”“中间阶段B”和“终端阶段C”,“持续”和“重复”的共同点是都是A=C。这恰恰是“还”表义的重点。

了特定的量级含义:“还”在肯定命题成立的同时,隐含该命题不太可能成立的意味,从而推知其他命题更可能成立。

(2)a. 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

b. 我就要听你用嘴说,爱还是不爱?(王朔《过把瘾就死》)

(3)a. (就算是)瘦死的骆驼,(也)还比马大。

b. 一夜夫妻还百日恩呢。(王朔《一点正经没有》)

(4)a. 连你还不能跑完一万米呢,我更不行了。

b. 连平面几何还没学过,何况解析几何。(引自吕叔湘主编,1980:254)

“还”的量级含义也受到重音影响,因为对比重音具有指派语义焦点的功能。例(5)中如果重读主语,则听话人可以推知该焦点项和上下文中的其他人形成对比;如果加上“现在”等时间状语,则表示前后时间对比。在句中无状语,而“还”本身又拿到重音时,则更强调“该命题仍然成立”的基本语义,不具备明显的对比性,因此也没有相应的量级含义。

(5)a. 他还在图书馆。

b. 老赵还没回来。(引自吕叔湘主编,1980:252)

综上所述,“还”的基本语义是表示不太可能成立的命题仍然成立。其语用意义是将焦点项置于较低的语用量级,表达数量性的会话含义,并受到会话原则的制约。可设“还”所在命题为 $P(x)$, x 为变量集合,用 F 代表焦点项, M 和 m 分别代表量级较高点和较低点,则有 $\{[x_M > x_F] > x_m\}$ 。^③副词“还”表示相对于上下文或语境中的对比项 x_C 而言,焦点项 x_F 成立可能性更低。即 $LIKELIHOOD[x_C > x_F]$,且 $P(x_F) = 1$ 。

2.2 量级关系:增量还是减量

“还”的量级含义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它可以表示所谓“抑”的语气和“减量”的用法,即“把事情往小里、低里、轻里说”(见吕叔湘主编,1980:253;刘月华等,2001:233)。“还”多用于修饰褒义形容词,表示处于该状态中较低的量级,即“勉强过得去”的意思,可以扩展为“还算”(见例6)。同时这也间接说明前文分析的合理性,因为这类用法都不能用“重复”“持续”来解释。如例(7)指的是该命题勉强达到“不错”“胜任”的标准,即在各自量级中处于最低点。

(6)a. 最近身体怎么样?——还好,还好。

b. 这张画画得还可以。(引自吕叔湘主编,1980:253)

(7)a. 这部小说写得怎么样?——还不错,值得一看。

b. 他这个人当个基层干部还能胜任。(引自刘月华等,2001:233)

副词“还”也有所谓表示“扬”的语气和“增量”的用法。这看似同前面“抑”的语气和“减量”用法形成对立,但实际上这类用法很受限制,一般指的是“A比B还X”的格式(见例8)。

^③ 根据数量准则,当焦点项命题成立时,可以推理出量级更高的命题均成立,而量级更低的命题不成立。那么,从绝对语义空间 $\{\}$ 来看,当 $P(x_F)$ 成立时,可知 $P(x_M)$ 也成立,而 $P(x_m)$ 不成立;这一量级关系和推理意义是固定的,体现出量级含义稳定性的一面。根据关系准则,语用量级是会话双方根据具体言谈语境中焦点项和对比项的关系共同建构的,因此依赖于语境和背景知识——在表示命题为真的相对语义空间 $[\]$ 中, $P(x_F)$ 处于较低位置;这一部分量级受上下文影响,体现出语用量级动态性的一面。

比较可知,“还”无法直接说成“B还X”(马真,1980),说明“还”必须用于比较句格式之中,而并非直接修饰后面的成分。例(9)更突出了这一点。仔细想来,在这种格式中“还”仍然将整个命题置于量级较低点。因为“B”已经处于X量级较高位置,是成立可能性较高的命题。所以“A比B还X”是成立可能性较小的命题,处于该命题所在语用量级较低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这类格式往往表示极端情境,甚至产生出了比喻性的用法。如例(10)中,无论“麦子比小山高”还是“吃的盐比吃的米多”,都是不太可能成立的情况,因此该命题的成立带有较强的夸张效果。如例(10c)中“胳膊比火柴棍还细”是要突出前文“瘦”的程度。这类结构的强调意味正是由于命题成立的可能性低,因此带有出乎意料之感。^④

(8)a. 二勇比他哥哥大勇还壮。——*二勇还壮。

b. 二勇比他哥哥大勇更壮。——二勇更壮。

(9)a. 声速快,光速比声速还快。

b. 你急,我比你更急。(引自刘月华等,2001:233)

(10)a. 场上的麦子堆得比小山还/都高。

b. 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都多。

c. 你看他瘦得,胳膊比火柴棍儿还/都细。(引自马真,1980)

以往研究注意到了“还”和“更”的不同,而我们还注意到了“还”和“都”的相同:二者均可以做比较和比拟,且二者都可以用于“连”字句。这进一步支持了我们对于“还”的语义的判断。因此“A比B还X”其实就是“连B都不如AX”的意思,是相同量级关系的不同表达方式。

另一种所谓“增量”的用法指的是数量、项目的增加或范围的扩大。这种用法多指“除了提到的情况外,另有增补”(刘月华等,2001:233),如例(11)都表示额外和附加的情况,相对于支持者或比赛项目而言或者有增量含义,但对于该命题本身而言则是少数和特别的情况。同时,很多句子保留了“仍然”的意思(吕叔湘主编,1980:252),如例(12a)中相比于已知的旧矛盾,新矛盾成立的可能性显然较低。从例(12b)中可以推知,已经有很多游客不在山底了。

(11)a. 除了他们,还有谁支持你的意见?

b. 按照规定,复试者还要唱一支外国歌。

(12)a. 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还会产生。

b. 往背后一看,山底下还有不少游客。

“还”所表示的比例性(proportional)的量级高低和基数性(cardinal)的数量增减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副词“还”表示较低量级的命题成立,这经常被解读为减量用法,即 $[x_F < x_C]$ 。同时,“还”暗含高于该量级的命题均成立,这种全量意义有时又被解读为增量用法,即焦点项 $P(x_F)$ 为真时,对于任意对比项 x_C 而言, $P(x_C)$ 均为真。由此可见,“还”占大多数的减量用法和少数所谓的增量用法具有内部一致性,其背后蕴含着相同的量级关系。

2.3 逻辑语义:让步还是递进

量级含义理论也可分析副词“还”在复句中多样化的用法。首先,副词“还”表示较低量

^④ 用极性语义来突出程度之深,是较为常见的语法手段,如“累死了”“超好看”等。

级的命题仍然成立,具有让步意义。这表现为“还”经常与“虽然”“即使”“尽管”等关联词语搭配,如例(13)中前一分句给出限制条件,说明后一分句命题不太可能成立,但后一分句用“还”表示该命题仍然成立。这种让步意义在省略前件关联词语时仍然存在(见例14),即“还 $P(x_F)$ ”表示尽管 $[x_F < x_M]$,但 $P(x_F)$ 仍为真。

- (13)a. 演出虽然已经结束,人们还不愿散去。
b. 即使有了一些成绩,也还要继续努力。
c. 别看我身体不好,做这个工作还行。
- (14)a. 他已年过七十,精神还那么饱满,步子还那么轻快。

b. 离市区远一些,可是步子还挺轻快的。(均引自吕叔湘主编,1980:253)

其次,副词“还”关联的焦点项还可以和前一分句形成对比,搭配“不但”“不仅”“不光”等关联词语,具有递进意义。如例(15)中,“修理”比“会开”更难,“降低成本”比“增产”可能性更低,“干”比“说”也更不易成立。该句式都可以填入“甚至”表示递进。也就是说,“还”用于后一分句时,均表示不太可能成立的命题仍然成立。如果前一分句表示限制条件,则整个句子具有让步关系;如果前一分句表示对比项,则整个句子具有递进关系。

- (15)a. 小伙子不仅会开拖拉机,坏了还会修理。
b. 我们厂不但增产了,还降低了百分之二十的成本。
c. 光说不行,还得干。(均引自吕叔湘主编,1980:253)

当“还”用于前一分句时,表示“尚且”的意思。如例(16)中,因为小车容易通过,所以小车通不过可能性很低;因为一个月相比于一个星期更容易看完书,所以一个月看不完就是不太可能的。这是由于否定命题会实现语用量级的倒置(见 Fauconnier,1978)。

- (16)a. 小车还通不过,更别提大车了。
b. 这些书一个月还看不完,不用说一个星期了。

尽管“还”本身的语义不变,但是结合其他句法条件,可以表达多种逻辑语义关系。这些条件包括条件分句、前后对比、否定成分、小句位置等。它们和副词“还”在使用中形成了固定的形式——意义匹配关系,从而获得特定的句式语义。这使得相同的量级含义之下,实际用法出现多样化的具体情况。

三 言语互动与“还”的功能

3.1 “预设”还是“预期”

副词“还”用于交互语境之中,会衍生出命题意义之外的情态意义,具有多种主观性和反预期的用法。“还”关联的语用量级是由焦点项所触发的预设集合,这同说话双方的预期紧密相关。加上“还”表示焦点项处于量级较低点,因此该命题的成立是小概率的情况。如例(17)强调该命题实现之难,因此有出乎意料之感,往往可以补上“居然”。这是在副词“还”原有量级含义的基础上,通过回溯推理得到的隐含意义;若“还”的量级含义可表示为较难成立的命题成立(LIKELIHOOD $[x_C > x_F]$),且 $P(x_F) = 1$,则该命题的成立亦可以估推出其成立可能性之低(当 $P(x_F) = 1$ 时,LIKELIHOOD $[x_C > x_F]$)。

- (17)a. 下这么大雨,没想到你还真准时到了。(吕叔湘主编,1980:254)
b. 他们母子失散了几十年,最后还真团聚了。(刘月华等,2001:234)

这种出乎意料的语气进一步强化,可用于表示不可思议、难以接受的意味。如例(18)都表示对方处于该命题所在量级的最低点,因为其并不符合该集合的某种标准。这种句式往往采用“还……呢”结构,也搭配更强烈的感叹语气。

(18)a. 亏你还是大哥呢,也不让着点妹妹!(吕叔湘主编,1980:254)

b. 还是大学生呢,这么容易的题都不会!(吕叔湘主编,1980:254)

“还”用于反问中,对“不可能成立的命题成立”加以质疑,从而达到反驳对方的效果。如例(19a)中,由于“十二点”很难被说成“早”,表达的正是不可能成立的命题成立。(19b)中对于“他不会游泳”这一命题,说话人认为不可能成立,理由在于“他是渔民的后代”。

(19)a. 都十二点了,你还说早!

b. 他是渔民的后代,还能不会游泳?

由于“还”可以触发预设的语用量级,而该命题处于该量级的较低点,是不太可能成立的。预设中的量级是言语双方所共享的知识,因此该命题的成立是预设集合中的一个较为极端的情况。所谓的反预期就是表示“不能成立而成立”,这正是由“还”所蕴含的量级关系所带来的语用含义。

3.2 “语气”还是“语力”

在实际使用中,“还”所在句子不仅可以表达命题意义,还能发出具体的言语行为,其集合有序性体现为语力的强弱程度。“还”将该言语行为置于语用量级的较低点,具有降低行事语力的话语功能。设特定言语行为写作 $S(x_F)$, 则有 $S(x_F) = 1$ 且 $ILLOCUTIONARY\ FORCE[x_C > x_F]$ 。

在肯定用法中,“还是”除了强化肯定意味之外,还发展出独特的新用法,表示在比较选择之后,仍坚持原有的决定。如例(20a)表面是比较“颐和园”和“十三陵”,实际表达的是“去颐和园”的决定是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且带有征询意见和请求认同的“吧”。(20b)中“想来想去”可以看出,“还”蕴含着让步意义,且用“的好”表示委婉建议。它们都不是简单陈述命题,而是做出了一种“决定”的言语行为。由于其他因素影响,说话人将该决定置于语用量级的较低点。例(21)将“评价”的言语行为加上“还是”,在减弱语力强度的同时,照顾了对方的面子和形象。这是交互主观性的典型表现。

(20)a. 我看还是去颐和园吧,十三陵太远。

b. 想来想去,还是亲自去一趟的好。(吕叔湘主编,1980:255)

(21)我说:“要承认你们勤勤恳恳还是为革命作了贡献的,奉献精神还是值得肯定和提倡的,在平凡的岗位上还是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的,这成绩组织上还是心中有数。”(阎真《沧浪之水》)

“还”可以关联否定成分,构成“还别……”结构,表示反对听话人的想法或说话人本身的固有观念。这种用法可以降低“反对”这一言语行为的行事语力,如例(22)中的“别不耐烦”和例(23)中的“别想这么远”。同时“还”将该命题置于较低量级,仍带有出乎意料之感,如例(22)中的“我还不走了”。

(22)你还别不耐烦,你再撵我我还不走了。(王朔《过把瘾就死》)

(23)要我说您还别想那么远,先写个赖的叫我瞧瞧。(王朔《我是你爸爸》)

这种否定用法在使用中进一步发展为“你还别说”这种习语性的构式,表示不太可能成

立的命题成立。如例(24)中“人没钱”处于量级低点,而食欲旺盛处于量级高点,该命题表示“不该成立而成立”的极端语义。该结构往往承接上文,表示反预期的意义(见例25)。在例(26)中,徐伯贤被老婆说服,表示“不想答应但仍然答应”。这是在叙述语篇中从人物角度出发的一种特殊的主观性表达。语料中最多的是用于相声台词中,如例(27)表示“不该相信而相信”。这时“你还别说”作为一种独立成分引出后续命题,已经非常接近话语标记的功能,是其量级含义和语法形式进一步构式化和词汇化的结果。

(24)你还别说,人越没钱的时候食欲越是旺盛(笑)。(《鲁豫有约·开心果》)

(25)你还别说,我还真见过不自觉的客人。(《金正昆谈礼仪之宴会礼仪》)

(26)徐伯贤斜眼瞥了老婆一眼。你还别说,人家说得既通情,又达理。(陈建功《皇城根》)

(27)甲:你还别说,自从把这些书烧了以后,他还真不看书了!(《中国传统相声大全》)

尽管具体用法纷繁复杂,而且在语言使用中也不断出现新的搭配和变体,但副词“还”所表示的基本语义和量级关系保持不变。“还”始终将所在命题置于语用量级的较低点,可以降低言语行为的行事语力,从而舒缓交际双方的紧张关系。这是“还”在交互语境中表达主观态度的深层理据。

四 余论

本文从量级含义的角度重新分析了“还”的语义—语用接口问题。文中将“还”的基本语义和量级关系有机结合起来,系统讨论了与副词相关的多重语义信息,并对其在言语互动中的多种用法做出了统一的解释。

副词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比较复杂的问题。一方面,副词的语法位置比较固定,语法功能比较单一,相应的句法分析手段也很有限。另一方面,副词使用频率很高,实际运用中涉及的语言现象非常多样,因此很难用单一的语义标签加以概括。如“都”“也”“才”“就”“还”等副词使用频率高、应用范围广,涉及数量、范围、时间、关联等多种语义关系,甚至无法简单将其归为某类副词。^⑤

我们由此提出量级副词(scalar adverb)的概念,认为上述副词均对焦点成分敏感,具有强调功能。这类副词自身语义中蕴含某种特定的量级关系(如总括、追加、限制、重复等),因此它们能将焦点项置于语用量级的某一端点,从而和语境中的其他成员变体形成对比,进而带来极性语义、全量否定、反预期等多种隐含意义。量级副词这一理论思路不仅能很好地分析这类副词在单句中的典型性用法,还适用于大量复句的关联用法,以及在口语中的主观性和交互主观性用法。这方面还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1957级语言班编(1982)《现代汉语虚词例释》,北京:商务印书馆。
高增霞(2002)副词“还”的基本义,《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郭锐(2008)语义结构和汉语虚词分析,《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⑤ 对于相关副词的用法,可参见杨亦鸣(2000)、郭锐(2008)以及蒋静忠、魏红华(2010)等研究。

- 蒋静忠、魏红华 (2010) 焦点敏感算子“才”和“就”后指的语义差异,《语言研究》第4期。
- 刘月华、潘文娉、故 鞅 (2001)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主编 (1980) 《现代汉语八百词》,北京:商务印书馆。
- 马 真 (1980) “还”和“更”,《语言学论丛》第八辑,北京:商务印书馆。另载于陆俭明、马真《现代汉语虚词散论》,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年。
- 沈家煊 (2001) 跟副词“还”有关的两个句式,《中国语文》第6期。
- 武 果 (2009) 副词“还”的主观性用法,《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杨亦鸣 (2000) 试论“也”字句的歧义,《中国语文》第2期。
- 张宝胜 (2003) 副词“还”的主观性,《语言科学》第5期。
- Fauconnier, Gilles (1978) Implication reversal in a natural language. In Franz Guenther and Siegfried J. Schmidt (eds.), *Formal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for natural languages*. Dordrecht: D. Reidel.
- Hirschberg, Julia (1985) A theory of scalar implicatur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 Horn, Laurence R. (1984) Towards a new taxonomy for pragmatic inference: Q-based and R-based implicature. In Deborah Schiffrin (ed.), *Meaning, form and use in context*, 11–42. Washingt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Yeh, Meng (1998) On *hai* in Mandar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6(2): 237–280.

A Semantic-pragmatic Interface Study of Adverb *Hai*

Deng Chuanlin

Abstract Adverb *hai* locates the semantic focus towards the lower end of the pragmatic scale, indicating that the proposition that is unlikely to hold is still true. The so-called ‘decrement’ and ‘increment’ use of *hai* actually correspond to scalar implicatures of different levels. In practical use, the scalar relationship implied in ‘*hai*’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s subjective and counter-expectation use. The theory of scalar implicature provide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emantic-pragmatic interface of Chinese adverbs represented by *hai*.

Keywords scalar implicature, adverb *hai*, semantic-pragmatic interface

作者简介

邓川林,吉林省吉林市人,北京语言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主要研究兴趣为语义学和语用学。[Email: dengchuanlin@126.com]